

文言文—開啟智慧寶藏的鑰匙      蔡禮旭老師主講      (第十二集)      2010/6/12     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  
檔名：55-028-0012

大家好。剛剛跟大家提到言語的心態，第五點，要心平氣和，心平很重要。這個心平就是不能帶著情緒講話，太激動了、太高興了，或者有情緒了、憤怒了，這個時候講出來的言語可能都會有負面的影響。而人為什麼不能心平？那剛剛舉的幾個，太高興了、生氣了，這個都會讓心不平。其中還有一個，就是覺得別人錯、我對，這樣也會心不平。《朱子治家格言》裡面講到，「因事相爭」，因為事情鬧意見了，衝突了，「安知非我之不是」，須平心再想，「平心暗想」，都可以。所以人假如在跟人有快衝突的時候，能先想想我自己有沒有不對的地方？先反省的時候，心就能夠平和下來，就不會這麼氣勢凌人。所以這個指責，都是別人錯，也容易心不平。

所以「臨事須替別人想，論人先向自己想」，處理事情須替別人想。諸位學長，我以前華文學得不好，有考過倒數第二名，所以有寫錯的大家可以直接指出來，沒有關係。「論人先將自己想」，我們在議論、評判別人不對的時候，也應回過頭來想，那我又好到哪裡？因為我們要體恤人情，就是當我們自己也沒做對的時候，我們講的道理再通，人家也不服氣，邊聽邊想，你又沒好到哪裡去，你五十步還笑我百步。所以還是要正己才能化人，言語才能感動別人。要心平，在與人相處，在與人溝通的時候，都能先回到反省自己上，我自己有哪些做得不對？反而自己先檢討自己有不對，心平下來了，馬上都是先談自己不對的，「各自責，天清地寧」，反而對方也感覺到你的誠意，他也反省自己，兩個人都很有風度，都很

有收穫，互相之間的一種溝通、交流，就能夠更好。

接下來，我們言語的態度當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態度，是厚道。在《弟子規》當中說到，「人有短，切莫揭」，《太上感應篇》提到，「不彰人短」，這個都是很重要的態度。因為我們去彰人短了，就傷天地的和氣了。總要提醒自己，一言一行是利益這個社會、利益這個天地才好。而我們的言語厚道在給人留餘地，不給人難堪，甚至不要給人抬不起頭來。尤其是講話講到人家氣得都快吐血，然後講不出一句話來，「你、你……」，然後你還自己覺得很有本事，「你看我罵他罵到他連話也回不了」。當我們在那裡自己以為很得意的時候，福就已經漏光了，太苛刻了！

所以「凡一事」，就是我們所知道的他人的一件事，「而關人終身」，關乎他的名節，關乎他一生的名譽的，縱然我們是確定這件事，「縱確見實聞，不可著口」，不要常常掛在口上。你看對方好像有一些好的機會了，你看了心裡酸酸的，嫉妒了，還在旁邊說風涼話，「你知不知道他以前幹過什麼？他以前還進過監獄，他以前還練過邪法。」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很看自己的心了，講這句話的心境是什麼？見不得人好。把人家的瘡疤都挖出來了，這個就是有失厚道了。「浪子回頭金不換」，人家能改過自新，那都是天底下最難得的事情，怎麼還把人家改過的機會給斷送掉？所以叫「看人要看後半段」，才厚道。你看到人家表現不錯了，就馬上在那裡，「你都不知道，我以前跟他很熟的，他就是那個模樣」，這個都是苛刻。應該人家肯改，我們隨喜，我們讚歎都來不及了，絕對不能有見不得人好的態度。不可著口。

「凡一語」，我們講出來的一句話，「而傷我長厚」，這個傷我長厚就是有傷我的厚道。比方說揶揄別人、調侃別人、給別人很沒面子了，這個都是傷我長厚。而我們往往這個言語讓人難堪，都

還覺得自己辯才無礙，這個就錯上加錯了。「雖閒談」，一般茶餘飯後也不亂講，「雖閑談戲謔」，人有時候，輕鬆，比較放鬆的時候，就隨便了，話就不謹慎了，還是要「慎勿形言」。西方人講幽默，幽默應該是可以拿自己來給人家做借鏡，才是幽默。去調侃別人，讓人不好受了，那就不叫幽默，那叫無禮。而我們要很冷靜，人有時候一不謹慎、一隨便，就真的是言多必失。我們成長過程有沒有發現過，很好的朋友，就在那亂開玩笑，結果有一句話對方聽了實在受不了了，就決裂了，從此兩個人不再打招呼的，有沒有這種情況？這個就是講出有傷厚道的話才會造成這個結果。好，這個是第二點。

第三，我們說厚道就是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，所以「攻人之惡」，就是你今天要把他的問題給他講出來，指出他的缺點，攻人之惡，也要注意「毋太嚴」，不要一下子太嚴苛。比方說對方，親朋好友，有十個缺點，我們一次就把十個全部把它給攻下來，你看會怎麼樣？要不就是那個人就像皮球洩了氣，要不就是跟你槓起來了，是吧？你十個都給人家攻下去了，那他不惱羞成怒才怪？一條一條都說不好不好不好，人家自尊心哪受得了？「我有你講得這麼不好？」所以「攻人之惡毋太嚴，要思其堪受」，要想他受不受得了，要善解人心，善解人意。現在人的狀況，你要提醒他的問題，首先先肯定他幾句，讓他歡喜，讓他有自信，接著再柔軟的提一些問題。總要稱讚比批評多一點，人比較好接受，這叫人情事理。

「教人以善」，我們希望親朋好友愈來愈好，把一些善的道理告訴他，希望他能效法，「教人以善毋過高，當使其可從」。你比方說，「我怎麼妄念這麼多？」然後我們就說，「你已經比以前少多了，再努力一點，可以的。」人家聽了，「謝謝、謝謝。」假如這個朋友跟你講，「我妄念還是很多。」你說，「你就是不老實！

聖狂之分在乎一念，搞那麼複雜，不依教奉行！」所以教人以善毋過高，那些道理是對自己的，不是給別人的，是吧？別人你總要體恤、總要鼓勵。假如我們這樣去勸別人，人家看到我們就害怕，還沒講話就覺得好像有一股殺氣已經先到了，就不好了。你雖然是為他好，但是不體恤人情就不好。再來還有一種，也是要觀照我們的厚道。我們假如這些人情事理都不敏銳，每天不要說利益人，不知道多少人因為我們在那裡睡不著覺，在那裡翻來覆去很難受了，你一句話就像劍一樣插到他的心裡面去了，自己都不知道。

這一句提到的是，「論人之非」，在談論這個人的錯誤的時候。這個也是必然的，比方我們在團體裡面、公司裡面，做每一件事情不可能全部都是做對的，鐵定會有做錯的時候。那我們在面對團隊的錯、面對他人的錯，這個時候我們在論的時候，能不能很厚道？還是別人有做錯了，落井下石，然後就批評得一文不是，這樣就不好了。我們看到這一句裡面，當看到別人有錯誤的時候，「當原其心，不可徒泥其跡」。其實很多時候，別人錯誤的行為，他的動機都是善意的，只是沒做好。當一個人很善意的去做，最後結果是錯誤，或者是失敗的時候，他好不好受？他一定很自責、很難過。這個時候我們又沒有體諒到他當初做這個事的善意，然後又劈頭蓋臉的批評，很可能把那個人的善心都給抹殺掉了。久而久之，當事人會覺得很痛苦、很難過，不被理解。

所以人與人相處不能只談對錯，還得要體諒、理解，還得要交心。比方在家裡面，孩子給母親倒一杯水，他很高興，母親口渴了，趕緊去倒一杯水。結果動作太匆忙了，水給翻倒了。這個時候媽媽一看到那個玻璃杯摔壞了，「那個多少錢你知不知道？」你看，論人之非，不是看價格。你假如一個老闆，員工把事情給做不好了，馬上說，「你花了我多少錢你知不知道？」可是那個員工可能是

盡力做，沒做好，是吧？所以我們假如只是批判那個行為錯誤，或者是情緒發出來了，可能對方那個善就會被我們給掩蓋住了。

我們想一想，一個孩子歡歡喜喜要幫他媽媽倒一杯水，最後是被罵得狗血淋頭，你說他下一次倒水都會發抖，會不會？請問他下一次倒水有沒有學到經驗？沒有，只學到恐懼。這樣的情況二次、三次以後，他就不敢再幫他媽媽做事了。所以孩子跟我們不親都有原因的，可能我們在面對孩子的錯誤都太過的嚴苛，都沒有去體諒到孩子的心，跟他交心。縱使他是做錯了，你都能夠很溫柔的去對待，做錯的人會覺得更慚愧。所以今天假如孩子茶翻一地了，這個母親馬上講到了，「來、來，不慌不慌，趕緊收拾好」，跟著孩子一起把玻璃掃一掃，掃好了。然後跟孩子講，「兒子，你能體諒到媽媽口渴，這個孝心很難得。而從這一件事情我們下次也要學到，你好心要做一件事，還得要『步從容，立端正』，是吧？『事勿忙，忙多錯』、『執虛器，如執盈』。」第一段話講完，孩子覺得被理解。

諸位學長，你們有沒有被理解的時候？有這麼慘嗎？都沒反應了。一個人被理解的時候，當下身心是什麼感受？有一股能量，好像那潛力就在被理解當中發出來了，是吧？我記得我讀小學的時候，看到老師拿著作業本，我趕快衝過去，「老師，我幫你拿。」老師摸著我的頭，「好乖！」能量就來了，被理解、被肯定了、被信任了。而當下這個孩子除了被理解以外，他又學到很重要的做事態度。我相信，媽媽不責備他，他會覺得媽媽很有修養。這個時候媽媽講的話他會聽得更慎重，更加的重視媽媽的話。就是說父母也好、長輩也好，在孩子的心目當中，你愈有德行，他們聽話就愈珍惜，這必然的。

所以，李炳南師公曾經講過一段話，也是非常好的教誨，「見

人有善，不嫉妒，要隨喜；見人有惡，不批評，要規勸」，「善相勸，德皆建；過不規，道兩虧」。人家有不好，我們還批評，錯上加錯，一來沒規勸，二來還批評。批評了之後還形成團體對立，都是意氣用事。所以，見人有惡，不批評，要規勸或守默。這個很有味道，他有錯為什麼不講話？因為他對你信任還不夠，人微言輕，時機還沒到。而守默，更重要的，提升他對我們的信任，這個時候就是德，你要有德行，你要在團體裡面都是主動付出，人家就容易信任我們。而人家信任我們，我們不是去愛慕這個信任，而是透過這個信任能更好的去幫助對方，更好的去珍惜彼此的這個緣分，就對了。

很多人很希望別人信任，到最後就是人家一不信任他，他就難受，就睡不著覺。那這個又變成虛榮心。我們為什麼要人家信任？要用這一分信任去利益對方，不是強求別人信任。「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」。真的，一個人太強求別人一定要信任他，一遇到別人不信任，他的心情就大起大落，心都定不下來。所以人要「豈能盡如人意，但求無愧我心」。一個人要做到所有的人都認同你，談何容易？我是不是講得太激動了，語無倫次？這個時候也要反觀自己。

再一點，「見人錯事，不指責，要協助」。這個都是厚道，不刻薄。我們看，就像剛剛舉的，這個孩子茶已經翻倒了，玻璃杯已經摔壞了，事情已經發生了，就要當下去好好處理好，同心協力收拾好，既往不咎。事情已經發生了，你在那兒罵，對誰有幫助？既然對任何人都沒幫助，幹嘛還做？可是往往我們情緒化，人家已經錯了，現在罵，過兩天再罵，每個禮拜再複習一次。到最後，人家雖然覺得自己錯了，假如這麼一而再、再而三都是批評，提人家以前的錯，沒幾個人受得了。最後人家惱羞成怒了，受不了了。總要

厚道、包容，不指責，要先協助。而當別人做錯了，我們還在那裡協助，感人至深！有時候，你去協助，不批評，反而當事人更覺得慚愧，他一輩子都不會忘記。

好，這個是剛剛跟大家提到的，不能徒泥他錯誤的事情，徒泥其跡，應該要體諒到他當時的這個心還是善意的。「取人之善」，肯定、讚歎別人的善行，取人之善，「當據其跡」，就讚歎他善的行為就好了，「不必深究其心」。他只要是善行流露出來了，他最起碼對社會能起到一個帶頭的作用。但是假如我們看到人家做好事，然後我們道理又懂得比較多了，就在背後就講了，「雖然他在做善事，我告訴你，他都是愛慕虛榮的，他十六個字都沒有放下，他自私自利沒放下，貪瞋痴慢沒放下。」人家做個好事，你又把人家批評到這種程度來了，就見不得人好，這又失厚道了。所以不必深究其心。今天人家行善了，慢慢慢慢他的善也會愈來愈流露，不要苛刻要求人太高。所以總要時時提醒自己處世的態度，「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」，才好。

所以這裡又提醒我們，不要在背後議論人，這個就有失厚道。背後議論，被我們議論的人一知道了，常有刻骨之痛，可能終身都不能釋懷了。尤其剛好在講人家的壞話，講著講著，剛好對方在門口聽到了，然後你一講完，一開門，剛好看到他，這個就很麻煩了。所以人言語真的是，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」，隨時隨地都要保持厚道。我們其實在上一次就有談到，一個求學的人有兩個嚴重的毛病。第一個，「事後論人」。我們複習一下，這個都是有失厚道。第二個，是「局外論人」。我們懂點道理了，都用高標準要求別人，或者我們曾經有些經驗了，就容易老王賣瓜了。「那個哪有那麼難，我來的話，兩三下清潔溜溜了。」所以，這個事後論人，「每將知者」，還挺有智慧的人，都把他論得很愚昧；「每將難事

」，其實事情是很有難度的，然後我們在那裡，事後、局外在論，每將難事論得極容易，都有這個情況。其實我們感受一下，難的事情我們談得好像很簡單，人家真正在做事的人，聽了幾次以後，人家還願不願意做？做這些都不求報酬的事，你還批評一大堆，「算了算了，我不做了」。人家做善事都是無私的付出，總要肯定，我們還在旁邊批評一大堆，就不是很妥當了。

所以，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況，論人論成這個樣子？往往都是在心地當中不忠、不恕的態度才會造成。這個不忠是什麼？不忠，就是沒有把自己放到整個團體裡面去，我是我，團體是團體。假如放進團體裡面的時候，我們就有一個態度，怎麼讓團體更好，怎麼讓每個人更好，這叫忠。有這種心態不會輕易去批評當前團體所存在的問題，他要去想怎麼幫助。這也是我們一個人生很重要的態度。我們不管人生走到任何的緣分，都想著我能給這個因緣，我能給這個團體什麼，我們不是來批評的，我們是來貢獻的。「有緣千里來相會」。有這個態度的時候，任何團體的情況，我們不會捲入是非，我們只會化解是非。

再來，就是不恕，不能夠恕，如其心，不能寬恕、不能體諒、不能設身處地當事人的困難。所以我們的言語事實上還是心之聲。我印象很深的是，有一次，剛好盧叔叔的孩子，還有一些年輕人，都是二十出頭的，他們一起辦了一個夏令營。辦完以後，總要檢討一些可以改進的部分，所謂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」，吸取前一次的經驗，下次做得更好，所以就一起開會。開會的時候，剛好我也在。在場還有幾位四十幾歲的人，算是大哥哥輩的了。我那個時候還沒三十歲，還挺年輕的。然後就先請這個四十幾歲台大畢業的學姐，那個都是跟了盧叔叔很多年的學生，對於他的孩子來講，都是大十幾歲的大姐姐、大哥哥，請他們給予一些指教。結果這個大姐



姐，一講話，真的是把這個活動批評了很多，啪啪啪啪，批完了，我看幾個年輕人頭已經快抬不起來了，因為被批評了，好像覺得做得太差了，頭都低下去了。接著盧叔叔就對她講，「妳剛剛的批評，全部用妳大公司的條件來批評。妳們公司辦活動，要什麼設備，妳那麼大公司怎麼會沒有？可是現在他們這麼克難，有一樣沒一樣的，能夠辦成現在這個樣子，能撐完，已經是謝天謝地了，應該給他們鼓勵才對。」

所以這個變成什麼？我們很容易用自己的經驗去要求、去衡量別人，卻沒有很客觀的去了解他的狀況，這個也是失厚道。甚至於這個也是什麼？好為人師。要展現，講幾句話就要讓他知道，我可是有來歷的，我可是不簡單。所以這個時候給人的建議都是自己的角度，而不是設身處地，而不是對方客觀的狀況。所以這個不恕。真的給人建議，為什麼人能接受？他可以感覺到你非常理解他，他就特別能聽你的建議。假如你提的意見他都覺得你根本就不了解他，他根本不可能聽得進去。這個是我們講到的批評的一個心境，提意見的心境，也要妥當，要厚道。

有一個格言也提到，「在古人之後」，議論古人之失，好像很容易。假如我們真的坐在古人的那個位置，我們要去做古人那個事，「為古人之事，則難」。所以我們面對現在人發生的事，以及歷史當中的事，總不能很苛刻的，好像講得都很容易，講得自己都沒問題，古人都是很差，現在的人都不怎麼樣。這樣厚道都不夠了，甚至都是貢高我慢的習慣。真正設身處地，歷史當中那些情況，我們真的可以去做那個宰相嗎？我們真的在那個位置當中能比他好嗎？大家想一想，唐玄宗遇到楊貴妃，請問大家，諸位男士，你遇到楊貴妃，能受得了嗎？你罵罵得很輕鬆，真的境界來了，過得了關嗎？大家要了解，唐玄宗可是曾經治理天下到「開元之治」。現在讓

我們當皇帝，能不能「開元之治」？一個頭都兩個大。所以他也不簡單。遇到楊貴妃，沒辦法，遇到真正的對手了，就過不了關了。所以面對古人，我們就見賢思齊，見不賢內自省，總不要苛刻去議論就好。這個是厚道的心態。

再來，言語也要正直，「惟其是，勿佞巧」，「奸巧語，穢污詞，市井氣，切戒之」，都不要講這些話，要講正直的話。再來，言語也要恭敬去講，「稱尊長，勿呼名」，「尊長前，聲要低」，這個都是有恭敬的時候自然而然會做到的態度。

接下來我們再看第三個部分，言語也要強調方法。在方法當中，子貢問交朋友，孔子說到，「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則止」。勸朋友，忠告就是盡心盡力去講，去引導他。假如勸的時候他不能接受，不要強求，不可則止。因為你太強求了，講到他反而脾氣上來了，反而惱羞成怒上來了，那就不好收拾了，可能都會很尷尬了，「毋自辱焉」。所以《論語》另外又講到，「事君數」，這個事君其實就是勸誡自己的領導人，勸得太頻繁了，讓對方已經受不了，起情緒了，可能他會罵我們了，事君數，「斯辱矣」。「朋友數」，勸朋友勸得太過，太頻繁了，「斯疏矣」，可能朋友看到我們就不舒服，就會疏遠我們，這樣就不好了。

總要抓住人與人相處的一個分寸，不要傷了和氣。勸不動，要有耐心，「諫不入，悅復諫」。其實我們勸人勸到有情緒，不是對方的問題，是我們的控制欲望太強，希望別人聽我們的，人家不聽我們就難受。所以人與人相處只要有情緒了，趕緊觀照自己的心，自己太強求，控制欲望太重。再來，瞋恨心太重，動不動脾氣就上來了。所以這個同學也是給我們發考卷的，也是老師，也是來提升我們的。在方法裡面，我們剛剛也提到的，「規過於私室」。所以剛剛這一段，不可則止，其實還是跟《弟子規》講的「諫不入，悅

復諫」，那個「悅」字就是時機比較好的時候再勸，不要急於求成。這個「規過於私室」也是很重要的方法。

再來，講話的方式也很重要。要「凡道字，重且舒，勿急疾，勿模糊」。一個人講話太快，別人聽不清楚，效果很有限。甚至於你講得太快，他愈聽，他的那個心臟、情緒都被你給講得有點亂了，這樣就不好。所以講話字字句句要穩、要平和，讓人家如沐春風這樣聽。所以修養得先從講話不要太快，尤其不能像機關槍一樣，噠噠噠噠噠，都停不下來。再來，「心要誠，色要溫，氣要和，辭要婉」，遣詞用句要婉轉。我們好像回到要考高中聯考了，一天抄這麼多東西。

再來，勸人的方法，這個原則很重要了。勸人，不可以直接批評他的過失，要「先美其長」，先肯定他的好，肯定他的付出。人家有付出了，你連個肯定沒有，就先批評了，一般的人人情上受不了。你肯定他了，他歡喜，人心喜，勸誡的話就容易聽進去，善言易入。當然，你肯定他的好要發自真心，不要又想，蔡老師說，先稱讚他幾句再批評。然後就稱讚的時候言不由衷，人家邊聽邊雞皮疙瘩掉一地，就覺得你好刻意。最後就知道，原來你是要批評我才肯定我。那就不對了。你是要真心肯定人家才對。所以學什麼東西，說坦白話，不從心地上學，愈學愈偏。不能學技巧，要學存心。

有一個男士剛好聽我們講座的時候，聽到一句話說，「好話一句，做牛做馬都願意」，他聽完很高興。回到家裡，剛好他太太在煮飯，他就頭探進去廚房，跟他太太說，「太太，你辛苦！」他太太看看他，「知道辛苦還不進來幫忙洗菜。」結果他就愣在那裡，蔡老師沒有這麼講。你看，聽這個話，心態錯了，就錯到底了。那好話一句是什麼？是真正領受了太太的付出，太太的不容易，才會真誠的流露那些感恩、那些讚歎，那對方聽了當然歡喜。可是是為

了讓對方做牛做馬才講的，那就不是真心的言語了，是吧？所以假如他是真的覺得太太很辛苦，太太一說「那就來幫忙洗個菜」，他一定歡歡喜喜去洗菜。你們怎麼沒什麼反應？難道你們都是帶著目的來學傳統文化的嗎？我們是要帶著真心來學的。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，調劑人情才好。

再來，勸諫別人的時候，「責人時，要含蓄」。因為現在的人情緒化比較嚴重，容易強勢，一講起話來就「勢服人」比較容易。尤其我們女性同胞要特別謹慎。可能是近代這幾十年有一個風氣，叫女人要跟男人爭半邊天。男人要當天，女人也要當天，請問誰當地？真的很微妙。我們老祖宗的學問叫天人合一，人心跟天地萬物是相應的，所以依男女的特質比喻了。乾坤，男為天，女為地。結果現在，這個坤不當地了，要當天了，那地就翻上去當天了，那就天翻地覆了，是不是？大家冷靜去想，這個都是表法的，人幹嘛在那裡意氣之爭？你說男人像天比喻得很好，為什麼？他要有擔當，任何事情發生了他都能扛起來，他才像男人，是不是？你說天都塌下來了，天塌下來，不就是沒有辦法依靠，男人就不像男人，是吧？

女人為什麼叫地？我們就想想母親付出就知道了。你說公公婆婆也好，先生也好，孩子也好，鬧情緒的時候，誰把它收起來？誰把它安撫、誰把它化掉，不造成家裡面那種緊張、情緒的氣氛，誰？不就是女人那種溫柔，母親。你看地就是表這個。所有的萬物，你說動物，給地什麼？都給它糟蹋，是吧？都給它大便，撒在它身上。人家把大便變成營養，是不是？再把它滋養萬物，這才是地的厲害。女子，先生跟人家衝突的一些情緒的話，到她身上來，再把它化成太和之氣，變成提醒先生的智慧。

以前的女人真有這個本事。大家看看唐太宗的太太長孫皇后，

你看那唐太宗，「氣死我了，我非把他給殺了！」有一次被魏徵氣到不行了，拿起劍來，「氣死我了！」那是忠臣，殺不得。唐太宗極憤怒過來，長孫皇后怎麼應對？趕緊去穿最尊貴的服飾，就是國家最正式的典禮穿的服裝，穿好，恭恭敬敬出來。唐太宗，「妳幹什麼？」馬上跪下來，「恭喜皇上，賀喜皇上，我們的朝中能出這樣的正直的大臣，一定是有聖君出現，才能有這樣的大臣出來。」唐太宗一聽，挺舒服的。你說馬上不就那個情緒就被她轉過去了？沒有那種柔軟能轉得了嗎？所以這個天跟地都是順著男女不同的良好的特質來表法的，來讓我們去發揮的。

所以現在假如沒有地了，就是告訴我們，我們的下一代沒有立錐之地。第一個，母親不在家，孩子想不想回家？人都不想回家了，他有立錐之地嗎？他的健康、他的心靈、他的人格都很難有立錐之地。你說在外面能吃出健康，打死我我都不相信，是不是？外面的心能像母親這種愛，不大可能。除非你去找找到那個有機店，很有愛心的人做的，那另當別論。所以，我們看一看，沒有母親的呵護，人，他的心靈不可能健康，不可能。而且客觀的來講，一個人一定是受母親的影響比較大，為什麼？懷胎十月是母親。然後生出來以後，那種很自然對母親的依戀，哺乳，那個都是最親密的。所以一定一言一行都受母親的影響。所以母親都不願意當地了，孩子的心地怎麼長養這些善良？所以天下的安危女人家操之一大半。孔子講，「妻也者，親之主也」，一個家庭、親人當中最主要的角色，叫家庭「主婦」。這個「主」是女子的，沒有家庭「主夫」，沒這個話，這個都是依據孔子講的。我怎麼講到這來了？怎麼可以從這一句話跳到講女人這麼重要？你們也回不來了，我也是很感動，因為你們很專注。

所以「責人」的時候，「要含蓄，忌太盡；要委婉，忌太直；

要疑似，忌太真」。這一些言語的方式、方法都是從柔軟心出來的，體恤別人能不能接受得了，不要讓人太難堪出來的。所以有八個字對我們處世很重要，叫「調劑人情」，能顧及到他的感受，不要讓他難堪，他在心理上能接受你，這叫調劑人情。能接受你了，你要讓他明白一些道理才有可能。這個都是老祖宗講的，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」。我們往往是要對方接受道理，可是沒有顧及人情。這些理，他只要情緒上來了，你講得再有道理，他很難聽進去。所以要先調劑人情，然後「發明事理」。我們從這個心境當中再來看，你要提醒別人錯誤的時候要含蓄。講著講著，看他的表情還受得了，繼續講；看他的表情已經不行了，就先緩一下。不要講到口吐白沫，就太盡了。其實跟剛剛講的，「教人以善毋過高，當使其可從；攻人之惡毋太嚴，要思其堪受」，受不受得了要考慮一下。

要委婉，忌太直，那個話，咄一下，「你就是這樣」，像一把刀一樣就戳在那個人心裡面了，他就不容易接受，委婉一點。而那個委婉當中，讓他感覺什麼？你是為他好，而不是只是在批評他。要疑似，忌太真，疑似就是不要把話講得太絕對，「可能會怎麼樣」。「你就是這樣，你沒救了」，這都太真了，「你一定會怎麼樣的！」假如這麼講了，哪怕他真的那個樣子，他也不會回過頭來跟你說，「你講對了」，是不是？你說，「我鐵口直斷，你一定會怎麼樣」，到時候他真的如你所預料，他也從此不會再見你了。但是你假如說，「可能會這樣，你還是要謹慎一點」，到時候他真的發生的時候，他反而會覺得，我當初沒聽你勸，下次要多聽聽你說的，下次他更重視你的話。可是我們假如講得太真了，非常斬釘截鐵，一點顏面都不留給他，那他以後就不敢來見你了。這個是我們講到的方法。

還有，這個講話，辭，表達清楚就好了，不要講得修飾太複雜

，然後拐彎抹角，最後人家說，「你到底要說什麼，你趕快說吧」，「辭達而已矣」，講清楚就好了。當然這些都是原理原則。假如你今天很委婉、很含蓄，然後對方說，「你就直接講吧，我聽不懂」，那你就別繞了，就講。但是，邊講邊看，他說你就直接吧，你就真相信他能接受直接？你得看，一句兩句下去了，他反而，「這樣才對，痛快」，那可以繼續。你直接講，結果講兩句……你就趕緊收兵了。凡事還是要靈活一點，隨時調整。所以法無定法，都要隨因緣，更重要的，自己這一顆柔軟的心，為對方好的心，保持住了，應該都不會錯誤偏差到哪裡去的了。不要今天抄了那麼多句子，頭暈眼花了，都要從心境上去體會、去學，就不是那麼複雜了。

我們接著看，講話的方式講完了，接著看時機。這個時機當中，孔子在《論語》當中提了很多。「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」，這個在「雍也篇」，「雍也第六」。這個人的程度在中等以上，你可以講再高一點沒有關係；但是他的程度是以下的，你跟他講上，這時機就不是很妥當了，他很難理解。甚至於說實在的，很多時候，他所經歷的事情、體悟的事情還不到，有些他也聽不懂。所以有俗話講了，「養兒方知父母恩」，他有一些經歷以後再跟他提，他反而是比較能接受。他都體會不到了，你一直講一直講，他就覺得很囉嗦。再來，《論語》講到的，君子「信而後諫」，建立了信任以後再勸，還沒有相信的時候就勸，對方覺得你跟他交情還不夠，還批評他，他會以為你看他不順眼，在毀謗他。這個也是很重要，所謂「交淺不言深」。

再來，講話的時機也要察言觀色，「時然後言」，時機對了再講。我們不能一開口都讓當下的那個氣氛很尷尬，這個就不是時然後言。「人不厭其言」，講話時機點很對，講的內容很得體，人家聽了舒服，人不厭其言。「悅復諫」，這個「悅」字也是時機點。

再來，在這個勸的時機，還有一點，就是假如我們勸沒有用，可以請他能聽進去的人去勸。有時候勸人，你不能執著一定要自己去勸。你觀察了，他特別佩服哪個人，讓他去勸，反而比我們更好，這時候也不要執著。

那現在我們修行，就怕什麼？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」，這是好的，可是好的道理不可太過。怎麼說？就心偏掉了。團體裡面、家庭裡面有人錯了都不講，不講的時候，當事人不知道他錯，他會一錯再錯。甚至於久了以後，他覺得是非都分不清楚了。所以這個「不見世間過」是絕不把別人錯誤的行為放在心上，甚至於去指責、批評，沒有這個心。但是看到別人有錯了，就是「善相勸」，就是怎麼「諫使更」，這就對了。不然團體裡面老實話都沒人講，事情辦壞了也不檢討了，「不見世間過」，那這個團體裡就沒正氣了，就沒有去改進。一個團體沒有正氣，又不常常針對事情檢討問題，再提升，那不是愈學愈退步嗎？那這個時候怎麼對得起大眾的信任？所以「不見世間過」是絕對不要再增加是非對立，但是要規勸。

所以有時候，比方同仁、朋友來跟你講，那個人的情況怎麼樣，他的動機是要一起來協助那個人。但你要協助一個人，要清楚他的問題，你才好幫他，是吧？所以這個時候，在討論的時候，是不是見世間過？是不是在搞是非人我？不是，那要了解情況你才好幫忙。但是絕對不去揚當事人的不好，只要去揚了，絕對是錯的。探討好了，我們怎麼樣協助他，「你去勸勸他，他比較不聽我的，比較聽你的」，那都是為對方好的心，這個就不是「見世間過」了。

我們很冷靜來看，「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」。我們現在都是成年，成人，成人要看自己問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所以家庭、團體假如還沒有形成「善相勸」，能夠直心的去勸告對方哪裡不足，那



真的，到最後會大家都不知道是非是什麼、對錯是什麼，都搞不清楚了。所以不能學得到最後都偏了，變執著了，就不好了。不能修到最後就是要修個樣子給人看，「我都不見世間過，我從不批評別人」，修成這樣，都叫看起來是個好人，事實上很愛面子。為什麼？要別人覺得他是好人不是愛面子嗎？真修行人是做對的事情，人家批評誤會了，他都「人不知而不愠」，才對了。

而且有時候，現在幫一個人，可能他還誤解你，他還看你不順眼，可能他要三年以後才感謝你。勸不勸？你們有點猶豫。真是這樣。不要說別的了，父母對孩子的愛護、勸導，他多久才明白？有時候要十五年。多少年以後才知道，原來爸爸媽媽為我好。所以這個年代要當好人不容易，要真的是用心良苦，人家不理解，還指責你，還罵你，你還能一如既往的對他，就對了。這樣才是受持《論語》「人不知而不愠」。

孔子這裡又講到時機點了，叫「可與言」，可以跟他講了，但是我們卻沒有掌握，「而不與之言」，他已經信任你了，時機可以講了，你還不講，這樣就對不起人，「失人」。時機還沒到，「不可與言」，卻急著要跟他講，「不可與言，而與之言」，就講錯話了，「失言」。孔子說，「知者」，有智慧的人，「不失人」，不對不住人，不對不起人，「亦不失言」，也不會講錯話。

在這個時機當中，我們再複習剛剛曾經講過的一句。為什麼都會重複？因為有時候一句經句，它裡面的每一個小句，都表一個正確的方式或者心態。比方我們剛剛講的，「事父母幾諫，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」，那個又敬就是非常有耐心、非常恭敬。而第一句裡面講的，「事父母幾諫」，這個非常有味道。這個「幾」是什麼意思？就是我們最常講的防微杜漸。父母、親人，已經看到有端倪，偏頗了，剛看到那個徵狀，就要趕緊勸，就跟治病一樣，不治已病

治未病，等那個病很嚴重了再來治就不好治了。所以他有一點點小惡了，不妥當的心態了，就要勸了。等他已經養成習慣了，要勸就難了。所以對父母也好，對一切生命當中的有緣人，都是一樣的心態。

最後，我們講言語的影響。我們最熟悉的，「一言興邦，一言喪邦」，一言興家，一言也會喪家。《弟子規》當中也告訴我們言語的影響。這個影響是第五點，第五大點。「言語忍，忿自泯」，言語能忍得住，這個憤怒就能消下來，也不會再造成彼此的衝突、對立。「道人善，即是善，人知之，愈思勉」，言語常常能隱惡揚善，反而帶動了家庭、帶動了整個社會的好的風氣。這一點，我是長大以後，在學習傳統文化感覺到，父母的言語修養確實影響孩子的人格。母親小心眼，講話苛刻，孩子就受影響；母親從來沒罵過一個人，孩子就很受這種太和之氣，對人就隨和。我父親，他是打從我有記憶以來，他都算是主管，他在銀行待了一輩子，最後，是在一個單位，算最高領導退下來的，我從沒聽過我父親批評過任何一個他的同事。所以父母的言行，它潛移默化就變成孩子的人格態度。我父親開車從不按喇叭，我也不按喇叭。我父親一開車，看人家「咻」過去了，「快也沒快那幾分鐘」。我十八歲自己坐上去了，看人家「咻」，我的腦海裡就冒一句，「快也不會快那幾分鐘」。所以你叫我開快車我也開不了。這個都是父母給孩子無形當中的影響。「道人善，即是善，人知之，愈思勉；揚人惡，即是惡，疾之甚，禍且作。」

還有刻薄的話，叫「利刃割體痕易合」，刀子割了，它還可以補回去，傷口癒合就好了；「惡語傷人恨難消」，有時候言語不謹慎，那個影響可能比用刀傷害人更嚴重。有時候講話講到讓人想跳樓，那就太苛刻了。所以又有一句話說，「一言折盡半生之福」，

人刻薄，一句話造成什麼？他半生的福分都折光了。剛剛我們講到言語要簡寡，不要好說，有時候又浮躁，講不當的話、不得體的話。所以「言語簡寡」，對自己，「在我可以少悔」，少後悔，「在人可以少怨」。為什麼？講錯話了人家就埋怨了。在我可以少後悔，在人可以少怨。

最後，師長有寫了一篇文章，叫「德行言語學」。這一篇文章也對言語造成的好的影響跟不好的影響講得非常透徹。「少說抱怨的話，多說寬容的話。抱怨帶來記恨」，這個就是後果、影響，「寬容乃是智慧」。「少說諷刺的話，多說尊重的話」，我們看都是一念之間，「諷刺顯得輕視，尊重增加了解」。「少說傷害的話，多說關懷的話。傷害形成對立，關懷增進友誼」，你看那個結果截然不同，只是一念之間。「少說命令的話，多說商量的話」，夫妻也是這樣，「命令只是接受」，他是敢怒不敢言，很不情願去做，「商量才是領導」。「少說批評的話，多說鼓勵的話」，這個在家庭人與人相處很重要，「批評造成隔閡，鼓勵激發潛能」。心境不同，得到的影響、結果就截然不同。

好，今天這個言語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。好像今天沒講到古文。當然，因為孔老夫子把言語排在四科當中第二，很重要。一個人有沒有修養，跟他言語的功夫、言語的涵養一定有關係。好，謝謝大家。